

由印章鉴赏到篆刻创作的转化路径

——朱简的探索及创见

刘 建

内容提要：临摹前人的优秀作品，是我们学习书画印艺术必经的阶段及手段。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，晚明时期的印人也是如此做法。在晚明印坛中，朱简是一个极特别的存在。他不仅篆刻实践出众，有《印品》《茵阁藏印》《印图》传世，被清人董洵评为“明代第一作手”；在印章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，从《印章要论》到《印经》，无不显示其渊博的印学认识和开阔的眼界，影响其后的文人篆刻。对后世乃至当代的篆刻学习都有极大的影响。

朱简的出场，非常“狂妄”，似乎目中无人，并不信服任何一个大家口中的权威、大家。在他的眼中，元人的复古，“评鹭间有足采”，而“元印体更柔弱，古意荡尽”；文彭的篆刻不过“藉今涂垂之笔，施诸犀象，假手捉刀，摹勒为印记”；何震的创新则被认为是“刻意搆撰”的元人都不屑为之的“何家新样子”；文、何而后的晚明印坛，不过是争名夺利甚至是目不识丁者的“游食之场”。他对前人是有所偏见的，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偏见，才最终造就了印坛上独特的朱简。

朱简对印章的品评和技法整理主要体现在《印品》之中。本文主要以《印品》为基础，结合《印经》《印图》，来讨论朱简关于印章欣赏、篆刻技法的观念，及其最终形成的印章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；分析朱简篆刻创作的标准及禁忌。

关键词：朱简 印品 印法 篆刻

朱简，生年约在明隆庆四年，即1570年。其印章研究及创作活动，主要在明万历中后期至崇祯年间。其一生著述颇丰，如万历四十年壬子（1612）出版《印品》；^[1]天启元年乙丑（1625）出版《茵阁藏印》；崇祯二年己巳（1629）出版《印经》及《印图》。另外，有《印式》^[2]、《韵总持》、《印书》、《集汉摹印字》一卷、《篆说林》一卷、《印家丛说》一卷^[3]多种著作。

关于朱简的生年，另见刘东芹《朱简生平考略》：“休宁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的《休宁历史人

[1] 《印品》浙江图书馆有藏本。浙图所藏为五册八集，包含《印章要论》。本文所引《印品》各集材料据此者，只注名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与此本有异者，皆注具体资料来源。

[2] 朱简《印品》首集《印章要论》中有“黄贞父先生叙予《印式》……”语，可知朱简在《印品》成书之前，即有《印式》，当为朱简印章创作的范式，以供求印者选择。

[3] 朱简《印品·发凡》：“《印品》外，余有《集汉摹印字》一卷、《印家丛说》一卷，以文字浩繁，当随订付割删为《印品外集》。”另《印品·凡例》中又有：“《印品》外，余有《汉摹印字》一卷、《篆说林》一卷，以文字浩繁，随当订付割删为《印品外集》。”见朱简《印品》，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物》，里面提到朱简生于明隆庆四年，即1570年。”^[1]《休宁历史人物》关于朱简生年的记载，并未注明资料来源。朱简《菌阁藏印》收有韩霖《朱修能菌阁藏印序》及朱简自题《菌阁藏印》，又题《菌阁藏印》。据朱简自题及又题，可以知道，“三十年于兹”，说明已经刻印有三十个年头了，朱简总发“嗜印”，即从15岁左右就开始刻印章了。自题、又题《菌阁藏印》时，署时间“乙卯”，即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是时，朱简45岁，署名依然是朱简。而《菌阁藏印》问世的1625年时，朱简已经过了55岁，这也符合韩霖所说的“贫且老矣”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知道万历四十三年乙卯（1615），朱简四十五岁左右。据此倒推，其生年约在隆庆四年庚午（1570）。

我们没有发现朱简篆刻上师承的明显证据，但从所存关于朱简的序跋文字中，不难看出家庭环境对其青年时期产生的影响。朱简年轻时家庭条件应当不错，从陈继儒、韩霖的序文及朱简的文字中都可以得到印证。陈继儒说：“修能家黄山葱菑间，有美田园，弃而远游。”^[2]韩霖说道：“修能幼读父书，即能辨古文奇字，铜盘、石鼓之章。稍长，精研八法、六书，及有韵之文。”^[3]而朱简自己说道：“余总发嗜印，独取季汉以上金石真迹三数帙，铜章百十余……”^[4]朱简已具备了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相当的篆书造诣，因此陈继儒构筑“蕉白石”时，“凡山中花户鸟巢，悉令题志”，^[5]说明陈继儒对其篆书是非常认可的。而朱简所著的多种金石类书籍，如《集汉摹印字》《篆说林》《印家丛说》，包括《印品》，多完成于朱简来到“蕉白石”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。

这一时期的著作，可视为朱简印章观念及篆刻实践的基础。其后的岁月里，朱简不断探索，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。最终，形成了《印经》《印图》，可视为其毕生关于篆刻的总结。

一、朱简存世印谱之间的关系

朱简所作印谱现存三种，即万历四十年壬子（1612）《印品》、天启元年乙丑（1625）《菌阁藏印》、崇祯二年己巳（1629）《印图》。这三种印谱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其中所收印章主要是临摹前人印和创作印章，也存在着前后的关联和变化。

（一）摹古印章

自万历二十五年丁酉（1597）春，至万历三十九年辛亥（1611）冬，历时15年的时间，朱简用青田佳石临摹了大量自先秦、秦汉古印以至明代文人用印，构成了《印品》收录的印章主体。关于用石摹印，朱简的解释是：

摹印以石，取易成也。赵凡夫谓当以铜摹铜，以玉摹玉，方为合体。余贫而力弱，不能

[1] 刘东芹：《朱简生平考略》，载西泠印社编：《明清徽州篆刻艺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。

[2] 明·陈继儒：《印品序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韩霖：《朱修能菌阁藏印序》，《印图》明崇祯己巳（1629）刻钤印本。

[4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自序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5] 明·陈继儒：《印品序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也，用存其义，以俟后之摹古者。^[1]

而印章临摹的对象，也是有所选择的，即“非得铜玉真迹印越楮上者不摹，剝缺磨损者不摹，偏枯叠出者不摹”。^[2]他所临摹印章的资料来源，在《印品》中就有所交代：

是集也，经始于万历丁酉春，卒业于辛亥冬日，盖十五年所矣。初从吾师眉公先生，得顾、项二氏家藏铜玉印越楮上真谱四千余方。嗣于吴门沈从先、赵凡夫，礪城李长蘅，武林吴仲飞，海上潘士从，云间施叔显，青溪曹重父，东粤陈文叔，吾乡何长卿、丁南羽诸君，得睹其所藏所集，又不下万余。其间重出者、依旧新铸者、宋元贗谬者十五，珠砾并陈，则称鉴赏，不无心摇而目眩矣！用是芟芜擷秀，仅成斯集。亦探骊龙者必在项下，鳞爪非好也。朱简又识。^[3]

这批临摹印章所参考的古代印章资料，最初是陈继儒提供的顾、项二家藏印的原钤印谱，朱简又从沈野、赵宦光、李流芳诸友人处见到他们收藏的古今印章及印谱，形成了《印品》所临摹印章的资料基础。朱简这段文字呈现了他部分的交友圈子，也为我们描绘了万历时期的印章、印谱的收藏图景。在临摹历代印章的过程中，朱简进行了筛选和分类。关于《印品》中对于各代印章的品评、鉴赏和临摹，后文会详细讨论，在此不作展开。

通过对古印的品评、鉴赏和临摹，朱简整理出一套切实可行又异于同代印人的“印法”，也为其自己的篆刻实践形成了基本的准则。这批经过筛选之后临摹的印章，朱简保存了很多年，直至《印图》的编订仍保留其大部，成为《印图上》。^[4]

以上印，余于万历壬子春，从海上沈充符订为《印品》六集。行世十九年，已而刻板磨坏，石璞未刊，然不忍弃为敝帚，与更生相订注成《印图》一卷。铜印如千方，玉印如千方，旧用青田佳石摹临如右。

朱简所说的“《印品》六集”，即浙图本《印品》中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集，而《印品·六集》中所收贗印，皆为版刻，故不在此列。经过对比，我们可以发现自《印品》完成以后，朱简并未继续临摹前人印章。说明朱简通过《印品》的编集，已经达到了“探骊龙项下之珠”的目的。等到《印图》编集的时候，朱简临摹印章的收录还作了大量的删减。

（二）创作印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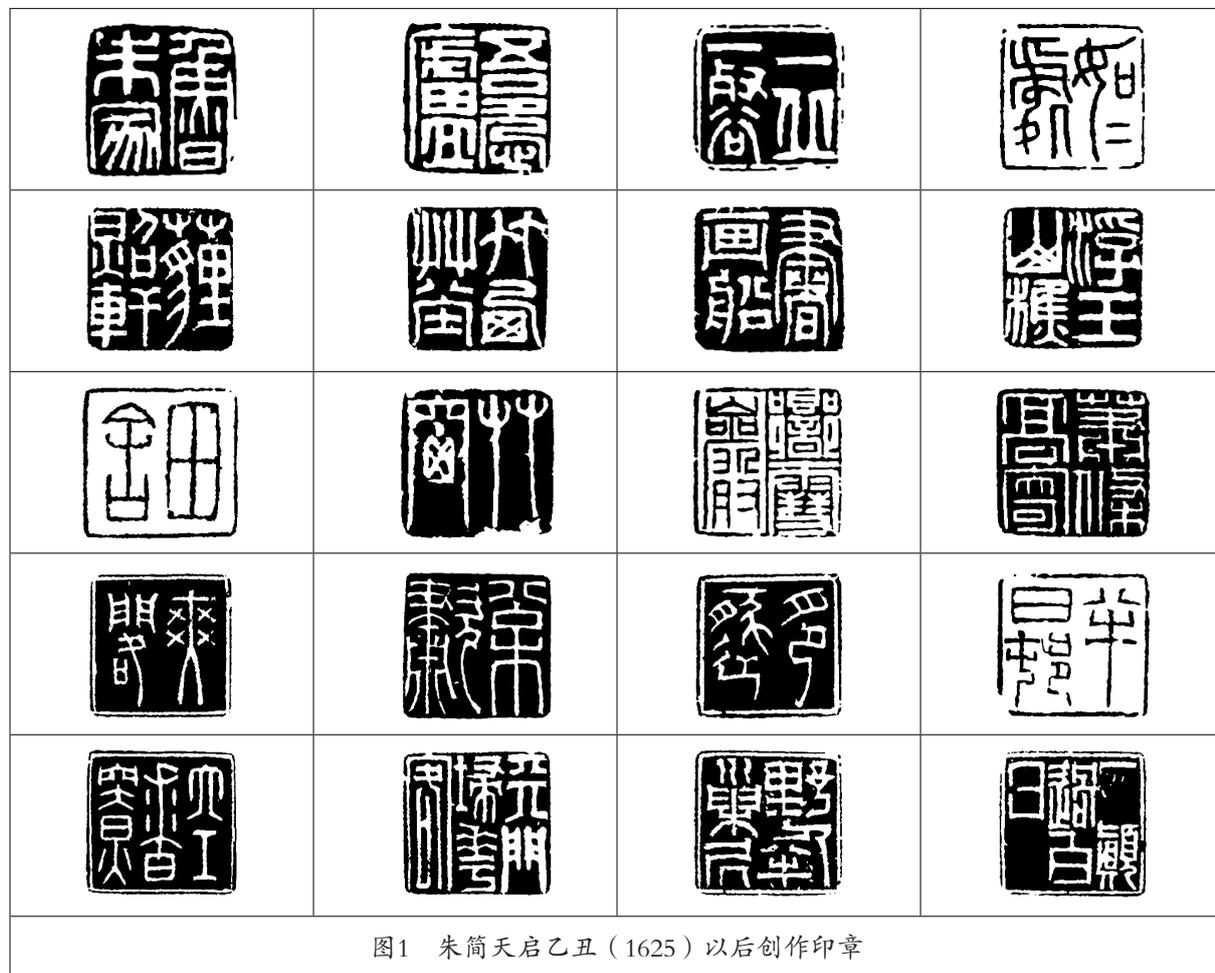
朱简三种印谱都收有其自作印章，这部分印章也是临刻入谱的。这一点，朱简在《印图》中有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发凡》“三之例”，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，西泠印社1999年版，第456页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发凡》“三之例”，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，西泠印社1999年版，第456页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三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4] 明·朱简：《印图上》，明崇祯己巳（1629）刻钤印本。



所交代：

(以上)余自临谱，初从沈充符订附《印品》，又从韩雨公增入《菌(阁藏)印》，始于万历戊申，成于天启乙丑，共印如千方。今更以(更生)铨注为《印图》。其自乙丑而后所授，则属友人程亦远、马□□暨曦、艸两儿摹为《印图》外集，略于此。崇祯己巳嘉平日□□□陵邸次。^[1]

“自临谱”，即临刻自作印章，编集为印谱。显而易见，印章是临刻的，只不过临刻的对象是自己创作的印章。临刻自作印章编集印谱的现象，在晚明时期是普遍的。这一现象在此不作展开讨论，另作它文。

这批印章的临刻及收录经历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《印品》编集时，其自作印章即有收入，作为《印品·附集》，这一阶段的创作印章已具规模。第二阶段，继续临刻的自作印，连同《印品》中所收的部分自作印，增订为《菌阁藏印》，这批创作印章的时间范围从万历戊申至天启乙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图下》十六页，明崇祯己巳(1629)刻铃印本。原本文字有缺，括号中为笔者据文意补出。

丑（1608—1625）。韩霖见到朱简《菌阁藏印》“遂欲论订，以公同好”的时间，当不晚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，即1615年。^[1]而《菌阁藏印》问世时，已是10年之后的天启元年乙丑（1625）了。第三阶段，天启乙丑以后所作印章，由其两子朱曦、朱艸，友人程亦远及一马姓友人摹刻，这部分印章构成了《印图·外集》，即《印图下》页十六所载20方（图1），也符合朱简“略于此”的说法，另外可知朱简二子亦擅刻印；而其自临印章，则汇集成为《印图下》的主体部分。

其中关于《印品》收录朱简“自临印”这一问题，有必要稍作说明。考察浙图本《印品》之后，我们能够发现这一藏本是经过配版的。两个版本有先后之别，而后印本又是经过改版的。根据浙图本《印品·总目》可知《印品》共九集，分别为：

- 首集·印章要论；
- 一集·秦以上印；
- 二集·汉以下印，字法、章法、文体；
- 三集·汉以下印；
- 四集·唐以下印；
- 五集·国朝印；
- 六集·贗印、玉玺附；
- 七集·谬印；
- 附集·蕉雪林藏印。^[2]

此《总目》为旧版目录。浙图本“首集”至“七集”皆存，收有前后版本的“三集”，未见“附集”，其中有“附集”几页错排于五集之中，后文待述。韩天衡《历代印学论文编》关于《印品》目录的描述与浙图本略有不同，^[3]少了“附集”，每集题名亦有出入。我们翻阅浙图本《印品》时，一、二、三集题名与《印品·总目》同，后三至七集与韩先生的描述吻合，即经改版后的题名。

通过改版，完善了《印品》的结构，使之更有秩序。到了新版的《印品》，朱简重新梳理印章并刊刻了释文，依照钟繇《千字文》为次序进行编排。为了方便说明，列出所涉及《千字文》中字句于此：

二仪日月，云露严霜。夫贞妇洁，君圣臣良。
 尊卑旧别，礼义矜庄。存而相欣，离感悲伤。
 岫号艺机，解此敕岂。毁餐饭研，叹徘徊员。

[1] 参见朱简《自题菌阁藏印》和《又题菌阁藏印》可知。朱简在《自题菌阁藏印》中说：“会晋中韩雨公研思此道，亦惟昌歌是好，因发所牖相视，雨公讬为得未尝睹，遂欲论订，以公同好”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》，明万历刻钤印本。浙江图书馆藏。

[3] “是书首集为印章要论；一集为正始，摹古铜印；二集为正则，摹古铜印；三集为正宗，摹古铜印；四集为正变，摹古玉印；五集为复古，摹明人石印；六集为贗印，刊顾氏《印藪》中贗印；七集为谬印，刊《印藪》及当时名手之败作”。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下，西泠印社1999年版，第450页。

洁落叶稷，税稼穡困。唐虞禅让，率宾归德。
 飞龙在田，图书见已。途多世杜，稿席俶理。
 谁逼委翳，渠荷射牒。牒施修薪，孔丘升堂。
 坟典之盛……

浙图本尚可见，改版后的《印品》自“饭”页至“谁”页为摹古部分，归入三集、四集当中。其前尚有“二”至“餐”42页，大致与前二集存印页数相当。所存前三集是旧版，未依此排序，也未刊刻释文，二集、(前)三集有手书释文。其后自“荷”页至“渠”页，为摹文彭、何震印章，并附“国朝名人印”。不过其中的次序稍有混乱，也给了我们了解朱简此期创作印章的契机。按次序，“翳、渠”二页当排在“谁”页之后，中间缺“逼、委”二页。另，《印图》“明印”中多出一方“白石翁”白文印，《印品》所未见，可知中间所缺二页，尚有朱简摹刻“国朝名人用印”，只是到《印图》编集时，将这些印章删去了。

“典、之、盛”三页按次序是排在“坟”页之后的，存印14方。(图2)我们对照《印图下》时，发现其中也收入了这几页的2方印章，即“有芬”“青山长”二朱文印。按理说朱简不可能也没必要将他人所刻印章，作为自己的创作收入集中。这三页其余印章皆不见《印图》所载，可见在《印图》编集时，其自刻印章也作了大量删减。另见“越君子军”白文印，本存于《印品·五集》中“薪”页，注名为何震所刻，后又归入《印图下》。这样给我们分辨《印品》中朱简自刻印增加了麻烦。



图2 “典、之、盛”三页印

“盛”页之后应当还有数页，因为依照《印品》的编排习惯，朱简会在每组印章结束时，注明“以上某某印”。再结合《印品·总目》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：“典、之、盛”三页的归属有两种可能。可能应该归入《印品·附集》之中，即属于《蕉雪林藏印》，然不应区区三页之数；另一种可能，即这三页为文、何之后印人所作，被朱简收入《印品·五集》，而到了《印图》编集

的时候，误将其中的两方朱文收入自己“自临谱”之中。《蕉雪林藏印》是朱简自己创作印章的专集，也是《菌阁藏印》和《印图下》的基础。尚待资料的更多发掘，可以更清晰地对比分辨，可以更全面地了解《印品》之前朱简的印章创作。

据以上，可以想见应当是后来印谱残缺了，在重新装订时，装订者不知朱简印章排序的原则，才将此三页混入《印品·五集》“国朝名人用印”里面去了。据此亦可知，浙图本《印品》非足本。我们还可以推断，《印图下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朱简自作印，刻于《印品》编集之前，惜版本残缺，不易对照了。

二、印章品评到印法的形成

朱简品评古今印章，进行印法梳理，主要体现在《印品》之中。以“印品”为名，可以理解为对印章进行品评、分品，但是朱简所做的不止于此。他说道：

予尝取好事家所收藏铜玉诸印，参之秦汉文字及诸家谱说，其于古人离合之间难言之矣。以故广搜先代遗章、近日名家篆勒，其有当于古者，著为法则，谬于古者亦存之，以志鉴瑕瑜，分列临摹成编，题曰《印品》。盖代有升降、作有真贋、字有异同、格有正变、体有雅俗、用有工拙，欲使作者心腕，昭然于沿习讹舛之后，要以还之古初。^[1]

品评包含印论和印章两个部分。本身印论及印章互为表里，印、说相参，更能透过“沿习讹舛”形成的重重迷雾，全面系统地整理合乎古典的法则。朱简对印章的品评，分散在《印品》一至七集当中。《印品》中一至五集为临摹前人印章，并进行分类，这些印章是经过筛选留下的优秀作品。六集、七集分别论贋印和谬印，此二集则告诉我们朱简鉴定、品评印章的基本方法。品评，不仅仅是鉴赏，涉及去伪存真、并分良莠。芟除不真的、品质不好的，然后将品质好的进行梳理，分类总结，分类有标准，分类完成后，便形成了规则，即前人篆刻印章的技法总结。以此作为印法正宗，可以指导印章临摹及创作。朱简对印论的品评体现在《印章要论》之中，讨论前人关于印章重要的观点，原则是“摘其有关实用者数条，于悖理处略为笺注”，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浮辞臆说，则不予理会。通过对古今印章的品评分析，结合对前人印论的梳理，最终要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“法则”，即符合古法正统的“古初之法”。

在梳理印法之前，朱简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印字，即印章所用篆字。印字，是一方印章的基础，影响印章的面貌。各个朝代印章用字的不同，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时期的印章风格；而文人篆刻时代，不同印人的用字习惯，也影响其篆刻风格。讲到印字，朱简认为先秦用古文、秦用秦隶、汉印用“八分”，即汉篆，都是“是随代便用之俗书”：

按，秦隶、八分，当是秦汉便用俗书，正如今之行楷，当时文牒用之，若款识符印，皆出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自序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一体。考周秦印章，字法与其彝鼎款识相近；汉印即与汉器上字无异。是知秦印即秦隶，汉印即八分。而所谓摹印，鸟头蛟足者，或只玺文用之。若官私等印，惟随俗篆刻也。^[1]

然而到了唐代以后的印章，由于使用叠篆而缪篆大盛，以至于古法不行，“印字绝矣”。元代文人虽然进行了变法，而篆用《说文》，与汉印也相去甚远，不合古法。印字的使用是随着字体的演变而发生改变的，字体演变不仅影响印章用字，还影响着书体的流变。当然，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，应该是相互的、错综复杂的影响。

朱简认为通篆法是印人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印人不通篆字、不会写篆，必然贻笑方家。他给出了学篆的路径，以《说文》为基础，可以识篆；而写篆则以《石鼓文》为根本，参以其他秦篆。另外的秦汉款识、碑帖、印章等金石拓本因为“存古法”，也可以作为参考，要寻旧拓本为好。而商周时期的款识文字，“内有形象、假借等字，与今意义不同，不深考据不可妄用”。^[2]还援引前人书论来告诉我们如何写篆：

古书法云：

肥字须要有骨，瘦字须要有肉；

字要骨格，肉须裹筋，筋须藏肉；

字中有笔，笔中无锋；

放意则荒，取妍则拙；

行行要有活法，字字要求生动；

小心布置，大胆落笔；

草书尤忌积薪束茅之状；

临访古帖，毫发精研，随手变化，得鱼忘筌。

以上皆古人书法，通用于印，则思过半矣。^[3]

篆书是篆刻印章的基础。以独特个性的篆书入印，是清代以来著名篆刻家成就其个人印风的成功路径。朱简在晚明时期就能关注到写篆书对于印章的重要性，并实践“以书入印”，将其篆书运用到印章当中，形成独特的篆刻面目，可谓是“印从书出”的先行者。“以书入印”这一点，在《印品》編集以后朱简的篆刻创作中，表现比较突出。更为详尽的印字材料，则体现在朱简《印书》当中。

篆书对于篆刻印章的重要性，当时很多人都有所提及，在《印章要论》中，朱简记录了赵宦光的观点：

赵凡夫曰：“今人不会写篆字，如何有好印？”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赵宦光以独特的“草篆”闻名于世，亦擅篆刻。我们去看赵宦光的印章作品，多以摹古、仿古为主，并未发现其“以书入印”的痕迹。可见赵宦光所说，并非指向以独特的篆书入印，只是说篆书对于篆刻印章的重要性。而到了朱简这里，他的实践则跨越了一大步，将印章的表现力又拓宽了。

朱简还以刀笔关系去品评印章的优劣，强调字、章、刀三者的统一关系。

印先字，先章，章则具意，字则具笔。刀法者，所以传笔法者也。刀笔浑融，无迹可寻，神品也；有笔无刀，妙品也；有刀无笔，能品也；刀笔之外而有别趣者，逸品也。有刀锋而似锯牙痛股者，外道也；无刀锋而似铁线墨猪者，庸工也。^[1]

字，即印章所用篆字；章，是各代印章的样式。即朱简所说的“如诗之有汉、有魏、有六朝、有三唐，各具篇章”。^[2]字和章的整体和谐是第一层次的统一，篇章的选择体现作者的意趣、精神，也决定了印章的用字，而印字则蕴含笔意，为印章整体服务，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。而后，通过用刀来完成印章的刻制，用刀即模拟书法之用笔，而非我们今天所讲的冲刀、切刀。刀、笔之间的和谐关系，则是第二层次的统一。

吾所谓刀法者，如笔之有起有伏、有转折、有缓急，各完笔意，不得孟浪，非雕镂刻画、以钝为古、以碎为奇之刀也。

使刀如使笔，不易之法也。正锋紧持，直送缓结，转须带方，折须带圆，无棱角、无肿痛、无锯牙、无燕尾，刀法尽于此矣。

“法”，只需规定基本的规则，具体的执行，自然是各人各样的，才能体现“人”的价值；不应规定具体的细节，否则会令人束手束脚，如“人偶”一般无所适从。对于当时流行的所谓的“飞刀、补刀、救刀”，朱简则直接批评“皆刀病也”。这样，我们对朱简关于刀法的论述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，也为我们去欣赏朱简的篆刻作品，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。

除了印字和刀法，还有印面筹措的“印内”规矩，关于“印内”的规矩和法度，朱简主张以汉晋为正宗，即从汉晋印章得到基本的法度，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字法、章法和文体。

（一）法从汉晋出

此前，摹刻古印制作印谱，在排序上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规则，即《印藪》中的排列方式，官私印分开，秦汉小玺冠诸首，然后王、后印，官印依秩级排序；私印依沈氏四声韵为序，附以吉语、肖形、不识印。张学礼《考古正文印藪》、甘旸《集古印证》、徐上达《印法参同》、程远《古今印则》摹刻古印入谱，官印排序皆用此例，私印排序除《古今印则》外亦依此。

朱简《印品》临摹的大量古代印章，在排序上并不依前例，而以时代排序，兼顾官私、材质。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不以材质及钮制分类,因为朱简的摹古印,并不是为了做成单纯的“摹古印谱”以供赏玩,而是为了品鉴印章、研究总结印章技法。这一点从《印品》到《印图》的印章编排,都是有所体现的。如果是为了编纂“摹古印谱”,当然多多益善,并不介意花哨;若是为了总结“印法”,“合法”自然才是选摹的第一标准。以时代排序,是朱简梳理历代印章的成果之一。这样以印章排列的方式呈现历代印章的流变,在翻阅的过程中,颇有点“以印述史”的意味。给我们呈现了从先秦到明代印章的流变,而这一脉络是经朱简梳理的,即正始—正则—正宗—正变—复古,其中以汉晋印章(包括六朝印)为正宗。他给出的理由是:

印莫盛于汉,其文尔雅,结构精微。曰字曰章曰文体,法备矣,为印家正宗。^[1]

朱简认为先秦印章全有字法,而汉晋印章“虽以章夺字,而字法尚完”。先秦印章虽具字法,但是从整体章法来看,还是古朴的原始模样,并不如汉晋印章法度完备。汉晋印章以“章”这个整体来统筹印字,更适合总结法度,因此他奉汉晋印章为正宗。也可以看出朱简整理印法是为篆刻实践所用的。

这一时期,有多位印人总结印法。如甘旸有《印正附说》、程远有《印旨》、金光先有《印章论》、徐上达有《印法参同》。其中徐上达《印法参同》文字浩繁,面面俱到,所论文采斐然,切实有理,但视其印章创作,则流于模拟。朱简的印法总结,与其篆刻创作密切关联,可谓心手双畅,多有突破。

《印品·二集》便以印章实例示范印法,皆用私印,不涉及官印。以汉晋印章为基础来总结印章法度,即“正则”。正则从字法、章法、文体三个方面进行梳理、分析,形成一套完备的法则。字法,即一字之法,印章中一个字的结构处理;章法,一章之法,一方印章的统筹之法;另有文体,即印章面貌。从字法到章法,再到文体,有从局部到整体的生成关系,反过来看也有从整体关照下局部筹措的逻辑关系。三者之间,不仅是形式上的构成,还有技法上的关联,是相互统一、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。

印有章、字,合而论之,章中有字,字中有章,因字成章,因章配字。溯其原末,始有分焉。所分也者,秦、汉貌矣。近人夸其学而悖其法。是以作字法,使知点画之异同;作章法,使知结构之分合,正所谓奉行古先哲王开基创法作用云尔。^[2]

章法、字法的配合不同,形成了秦汉印章的不同面目。汉以后印章的面目丰富,法度完善。对汉晋印章的分析,可以得到完备的技法系统,是与时人稍有差异的。以此为标准,可以用来品鉴古印,还能指导自己的篆刻实践。

字法,即处理印字的方法,印章中一个字的结构之法,进行结构的处理,是为了印章整体服务。他总结出“增、减、凑、垂、偏、空、巧、疏、破体、变异、变省、反文”12条,皆依汉私

[1] 明·朱简:《印品·二集》,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:《印品·发凡》,韩天衡: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,西泠印社1999年版,第455页。

印。针对不同的字法处理，朱简作出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：

字法，以一字结构言。增者，于本体增其点画，如“安”“猛”之类，汉人写法皆如此，非今所谓少则增也；减者，增之反；凑如减，而凑之以巧；垂如增，而衍之使长；偏不强正；空不填满；巧，有天然之奇；疏，去板滞之病；破体，移东就西；变异，取彼代此；变省则变隶而微似减；反文则似悖而实有章。此字中结构之大概也。

字法的依据是古人固有的写法，而非后人想当然的任意增减，并分别举以印章实例。（图3）朱简总结的汉晋印章字法，与金一甫《印章论》所说字法“增、损、合、离、冲、反、代、复”等八种稍有差异，^[1]而所举印例亦有出入。我们清晰了朱简整理出来前人处理印字的方法，也有利于去欣赏、分析他的篆刻创作。朱简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字法处理的禁忌，即“屈曲填满”，他认为屈曲填满是缪篆之法，藏拙的表现，太不高明，染上这种习惯，是不可能出人头地的。

历来言章法者，要数徐上达所论最为精彩：

凡在印内字，便要浑如一家人，共派同流，相亲相助。无方圆之不合，有行列之可观。神到处，但得其元精而已。即擅场者，不能自为主张。知此，而后可以语章法。^[2]

有一定之章法，能使全印协调，而印字要通过章法来组织，以求统一，也体现了章法的重要性。在徐上达的表述中，章法包含以下元素：情意、势态、边栏、格眼、空地、疆理、纵横。主要讲呼、应顾盼的配合之法。在印章中，一字有正侧俯仰，即一字与上下左右的协调关系。一印之内，字的安排应如一家人齐聚一堂，各得其所，“相亲相助”。

[1] 明·金光先：《复古印选自序》，《金一甫印选》，明万历壬子（1612）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徐上达：《印法参同》卷十，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朱墨刻钤印本。

		增
		减
		偏
		徙
		凑
		垂
		疏
		空
		变省
		变异
		反文

图3 “字法”举例

这样才能有情，印章才能“活”起来。^[1]这种表述，更倾向于作者的审美情趣和主观表达。

朱简关于章法的论述，主要是从汉晋印章分析总结得来，因此在表述上并不如徐上达那般浪漫富有生活气息。

章法，以一章结构言。字画均整为正章，无论矣；若三字为章，则取四字之半与二字之半而合之，至五字、七字，则四字、六字成章矣，而以二字之半合之，是曰正合。其字画不均者，或以地分，或以画均，曰疏密、曰肥瘦、曰格，则均其地而异其章也；曰让、曰错对，则均其画而占其地也；错综者平头不等，则磊落而纵之；方口者参差不齐，则设口以统之。四笔有出则空阔其边，小大异势则阴阳其文，至若粗细朱白文之不同，斯亦章法之流派欤。观者类推意会，则见古人精神心画矣。^[2]

章法分“正章、正合、疏密、肥瘦、让、错综、错对、口、格”9种，即汉晋印章呈现出来的统筹印字之法。《印品·二集》中亦有印例。（图4）

朱简还谈到了文体。文体，原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裁，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。它反映了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，属于形式范畴。被朱简拿来分析印章，不同的文体，则指向了不同的印章面目，即“细白文、粗白文、满白文、朱文、朱白文”。（图5）

自汉晋印章梳理印章法度，是与摹刻古印并行的，甚至反复交叉进行。朱简认为字法、章法、文体三者能够“融目浹心”，已经超然上乘，若是再能有自然之妙，那便是“得之法外法矣”。而获得古人印法的方式，就是博古印、善临摹：

得古人印法在博古印，失古人心法在效古印，何者？古印迄今，时代浸远，笔意、刀法剝磨灭，已失古人精神心画矣。善临摹者，自当求之骊黄之外。余故曰：出土剝铜印，如《乐府》《铙歌》，若字句模拟，则丑矣；又如断圭残璧，自有可宝处。^[3]

“博古印”能开拓眼界，领会古人印法。而“效古印”，一味模拟其表面形式则会失去古人心法，难以领会古印精义。仅仅模拟时间造成的破败模样，便真的丢掉了古人的精神，临摹时要透过破败的表象，“还之古初”。朱简《印品》临摹古印时，奉行“剝缺磨损者不摹”的原则，不仅追求与原印的貌似，更要紧的是把握古印之神采，形成了若古若今的印章面目，这当然与其长期浸淫古印密不可分。

这些章法和文体样式，在朱简所临“国朝印”中亦有所体现，可见朱简整理印法时，也参照了明人的印作，并以之作为标准，进行“国朝印”的选择。

除了梳理历代印章、分析前人印法，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。

[1] 刘建：《〈印法参同〉中的印章审美和篆刻技法》。载西泠印社编：《第五届“孤山证印”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版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凡例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正章		
正合		
疏密		
肥瘦		
让		
错综		
错对		
口		
格		

图4 “章法”举例

细白文		
粗白文		
满白文		
朱文		
朱白文		

图5 “文体”举例

(二) 对玉印的“误解”

《印品·四集》中朱简摹刻玉印30余方。另于《印品·六集》中专批前谱所载玉印之贗者，他考证著名的三方“传国玺”是伪托之作。对“关内侯印”“军曲”“寿亭侯印”“公孙弘印”“卫青”“伯栾氏”诸玉印的辨伪考证颇有见地，分别从制度、印章章法、字法角度以辨其伪。作伪者所刻是汉代名人，所以附会为汉印。然而不管是从章、字、印、义，都不符合汉印法则，必为伪作，而且还是不甚高明的伪作。并给出了作伪的原因：“正如今之贗画，题一名人款，以欺盲贾耳。”^[1]另外还列出12方玉印贗品。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六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这一套方法，也被朱简运用到为友人鉴定玉印的实践中，黄经在为《印品》题跋时便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

余藏秦汉玉印谱，不下五百方，率以世代名人为次。一日出示修能，修能辄然曰：“是名者，皆伪也。何怪乎？世之借名以欺人者也。”^[1]

朱简认为，黄经所藏玉印中凡是名人印皆为伪作。他还提出：“顾氏家藏汉玉印，皆出后人伪造，近以《印藪》盛行，贗伪殊甚。而铜印亦多新铸，故一人名印在在有之。”^[2]当然，这里所说的伪造，也是指向名人印。若是指向所有玉印，那么他的观点就失之偏颇了。

其实，朱简对玉印认识还是有偏差的。朱简认为唐、宋、元三代印章多不足观，而玉印都是宋、元时期所作，而其中少量的优秀作品，可以算是印史流变中遵循优秀传统的，即“正变”。

唐以填篆作印而印谬，宋元嗣其余派，不足观也。间有三数君子师心好古，力振颓波。其合作者，文婉丽而多姿，虽高古微逊汉晋，而超超越俗，亦“荒莱之特苗，鹵田之善秀”欤！^[3]

这点认识一直保持到了《印图》编辑的时候，并未发生改变：

玉印为宋、元以下物，所见汉晋名人印多是伪造，除公孙弘、卫青、伯鸢氏等百余章摘出外，仅仅得此。文虽小弱，而体格犹存。其鹵田善莠者欤！聊具变体，匪曰滥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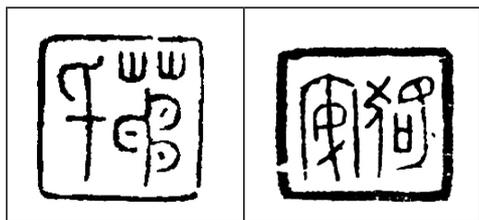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 先秦朱文玉印

今天的我们知道，秦汉时期的玉印出土传世虽不甚多，但也具有一定的规模，先秦时期的玉印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，历来为鉴赏家奉为印章上品。因此，古今作伪者常伪造。因为有伪作，进而全盘否定秦汉乃至先秦玉印的存在，不得不说，朱简对玉印是有误解的。《印品》中所摹刻玉印，大部分《印藪》已收，其他又有从友人处所采，且多为汉印，甚至还有两方先秦朱文玉印。（图6）

另外，朱简《印品·四集》还临摹有12方铜印，也被认为是唐宋元时期所作。观其风格，当为魏晋时物。到了《印图》编辑时，归入了“汉以下印”当中，说明朱简对这类风格印章的认识，发生了变化。

朱简对于唐、宋、元印章的观念，与晚明时期主流的印坛认识出入不大，只是梳理的印章有出入，以及对赵孟頫、吾丘衍的印章创作略有偏见。我们知道，赵孟頫所提倡的“汉晋印章审美观”和元朱文样式对其后的印坛影响极大，无视其贡献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到了《印经》编辑的时候，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七集》黄经《印品跋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七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四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朱简才稍稍改口说道：“元则有吾竹房、赵松雪辈，描篆作印，始开元人门户。”^[1]

（三）关于“三代印”的讨论及考订

朱简关于“三代印”的考订，是其重要的印学贡献之一。此前，元人吾丘衍《三十五举》中“二十九举”说到“三代时却又无印”。其后多有从其说者，至明万历时期程远《印旨》还遵从此说。这一观点，在今天看来有其时代局限。

但是自元至明末，其间也不乏明眼人，元人俞希鲁在《杨氏集古印谱序》便说道：“则三代未尝无印，特世远湮没，非若彝器重大而可以久传者也。然则虞卿之所弃，苏秦之所佩，殆亦周之遗制欤？”明人沈明臣《集古印谱序》中又有：“……三代未尝无印，而印玺尊卑通名，信矣。”到了甘旸《集古印正自序》说道：“夫印始于三代。”在《印正附说》中还说“三代以玉为印”，又以文献来证实“三代有印”。徐上达《印法参同》亦以文献举证，并说道：“历历有考，曷以谓无！”而明余经训在《范氏集古印谱叙》中甚至说道：“非三代而论印可以称法乎？”但是他们都未举出“三代印”的实例。

朱简认为，自商周以来，皆有印章流传，只是作者未能传其名，史料阙失。而历来好事者、鉴赏家因为眼界不宽，眼力不济，多数的人认为，但凡古印都是秦汉时物，不去作细致的分辨和考证。而世人因循守旧，人云亦云。因此在《印章要论》开篇便说道：

印始于商周，盛于汉，沿于晋，滥觞于六朝，废弛于唐宋，元复变体。亦词曲之于诗，似诗而非诗矣。^[2]

其后又以按语说道：“三代未尝无印！朱文不始于唐！”甚至还说：“若曰‘三代未尝有印’，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也。”^[3]他认为当时那些持“三代无印”观点的人，简直不可理喻。

当然，认为“三代有印”并非朱简的独创。其贡献在主要在于对三代印进行梳理，举出实例，且的的有据。他在《印章要论》中便有所分析：

上古印为佩服者，故极小。汉晋官印大不过寸许，私印半之。今所见铜印极小而文圆劲者，先秦以上印也；稍大而文方简者，汉晋印也；渐大而文渐柔弱者，六朝以下印也；大过寸余，而文或盘屈、或奇诡者，定是唐宋元印。^[4]

而到了《印经》时，在此基础上又稍有发挥：

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，故极小；汉晋官印，大仅方寸，私印不逮其半。所见出土铜印，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经》，明崇祯二年（1629）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一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4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璞极小，而文圆劲，有识有不识者，先秦以上印也；璞稍大而文方简者，汉晋印也；璞渐大而方圆不类，文则柔软无骨者，元印也；大过寸余，而文或盘屈、或奇诡者，定是明印。嗟乎成风，罕操金镜莫刮敢向，人前津津秦汉，政如村究谈诗，出口盛唐。李长蘅云：“皮相者多，且与言秦汉可也。”^[1]

朱简辨别各代印章的基本尺寸特征，并分析其风格特征。基本特征，就是大多数，当然也会有其例外，比如上古印章的特征，就是“小”，越往后越大。朱简依靠这个基本标准分辨出先秦印章，各代印章的尺寸也显得十分统一。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朱简鉴别出来的先秦印章，都是尺寸极小的了。通过梳理先秦印章，朱简达到了“正始”的目的，这一贡献是巨大的。对于先秦印章的释读，在印品中，朱简本着“周、秦小印文字，意义多有与今不合者，不详审确据，不敢强注，故用方框以别之”的原则，^[2]将不可识读者以方框加以注明。到《印图》编集时，仍有56方未注释文者，当然不全是不可识读的，而其所作先秦小玺释文，亦多有出入。

陈继儒认可朱简的认识和眼光，评价他比之前王厚之、吾丘衍诸人“精识又过之，信为六书董狐”，显然要高明多了。其友人赵昌益在阅读《印品》之后所作跋语，也做出了同样的评价：

修能著《印品》，余始阅不无愕然。既阅，则恍然，命我良多矣。盖朱文小印，顾氏所弁髦者，修能订为先秦以上物而冠诸篇首。名人玉印，多出后人伪造，顾氏袭为奇珍，而修能置诸弃余，此岂贵瓦釜而贱韶濩耶？燕石非可宝也，世之为宋人者少，而修能之识，出王吾诸君子多矣。^[3]



图7 朝代归错印章举例

这一时期朱简周边的印人圈子，逐渐形成了“三代有印”的基本共识。朱简关于三代印章及玉印的讨论，在当时自然是新鲜而刺激的，在当时的印坛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诚然，朱简对三代印和玉印的认识，在今天看来有其局限。以此标准去关照古印不免出现差错，比如将较大尺寸的先秦古玺归入宋元，将极小尺寸的汉印归入先秦。

(图7)但能梳理出这样的标准，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观念了。也正是这样关于各代印章的尺寸及风格标准，为朱简自己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“型范”。

结合由汉晋印章而作的印法梳理，形成了朱简完整的古印认识和技法系统，以此来审视近代印坛、临摹近人的篆刻作品时，也有了与时人明显差异的独特视角，这也体现在他临摹“国朝印”之中。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经》，明崇祯二年（1629）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发凡》（三之例），韩天衡编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，西泠印社1999年版，第456页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七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（四）对于“国朝印”的临摹

万历时期的印人制作印谱，凡涉及创作印，大都会临摹近代印人作品及文人用印，以示其取法和传承。甘旸《集古印正》设“唐宋近代印”；《古今印则》设“国朝名印”；金一甫《印选》设“大明私印”；《印法参同》则设“戊部”采放时印；等等。从印谱中所设名称，大概可以看出所临印章的范围。关于这一现象，黄惇先生有《晚明印谱中的“今则”》一文专门论述。^[1]

朱简没有临摹元代文人印章，这一点或许与他对宋元印章的评价以及对于“玉印”的偏差认知有关系。他认为玉印才是宋元时期印章的正脉，即基于传统的“正变”。他认为元人吾丘衍在理论上“间有足采”，而印章实践上，“元人迨描小篆，刻画成象，表曰中兴，中实背法”。^[2]而赵孟頫所提倡的“元朱文”，篆用《说文》，正是背离古法的表现，因此“元印体更柔弱，古意荡尽”，^[3]这样的印章显然不足为取法，朱简也是看不上的，因此并没有进行临摹。当然，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偏见。

对于明代的印坛，朱简多有论述，特别是文、何之后的印人们，则多以批判为主。在朱简为何通《印史》作序时，便说道：

我明文博士，业擅临池，嬉娱翰墨，藉今涂墍之笔，施诸犀象，假手捉刀，摹勒为印记，一时名噪天下，称名印章鼻祖已。何震者出，思广其道。始而步趋文氏，既则自成一家，遂亦噪名一时，乃刻意拘撰，得见所未见，是元人之下，又有何家新样子出。而吠声者群起，树帜印坛，人人斯籀，字字文、何，尔王尔霸，又谁知乌之雌雄；甚则佣担匠石、目不识丁者，皆假斯道为游食之场，第且恬然鼓刀，而登乎文藪之上矣。悼哉！颓波莫挽，云乎其思若？^[4]

文、何之后的印坛，已经成了如此面目。绝大多数印人对印章之道并不十分热爱，只是携此一技奔走江湖混饭吃而已，更谈不上去深入研究、以广其道了。对于印坛出现的问题，不可能去指望他们承担任何的重任，“悼哉！颓波莫挽，云乎其思若？”或许是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最好注解。邹迪光在为印人印谱作序时常说到这种状况，如《金一甫印选小序》便有所提及，而为《印品》作序时又说道：

今之捉刀而刷金石者，类亦惟是博椒糝糊口而止，曾不知秦碑、周鼓为何物，仓颉、李斯为何代，古籀、分隶为何法，而何印之能为？^[5]

朱简显然不是这样的印人，而且他内心也不接受其他的印人这样去对待篆刻艺术。他想为篆刻发声，想为篆刻多做一些事情，还想着督促周围的同道，可不能把篆刻艺术搞坏了：

[1] 西泠印社编：《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607—616页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何不韦印史序》，《印史》明崇祯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自序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4] 明·朱简：《何不韦印史序》，《印史》明崇祯刻钤印本。

[5] 明·邹迪光：《印品旧序》，《印图》明崇祯二年（1629）刻钤印本。

印者，文字之余，自古文人戏于此。其义博，其笔精，故所刻文而有则，是以见重当代。近或习之匪人，而以奔竞求售，故世人鄙之，并目斯道为贱丈夫之技也。吾侪其慎之！勉之！^[1]

朱简告诉世人，印章虽为文人游戏，但是前人立意深远，义博笔精，所以文而有则，其精神不可磨灭，也因此才为当代所推重。然而当代有些人不潜心修行，提高学养、技艺，整日奔走忙于名利，所以导致世人的鄙视，引来对这一行当的恶评。朱简出于对印坛名誉的珍视，不禁高声疾呼：“吾侪其慎之！勉之！”这或许也可以视为朱简将此书公开出版的一个原因吧。

最终朱简比较认可的优秀印人，形成了《印经》中那段精彩的“流派说”，想来晚年的朱简是欣慰的。朱简在《印品》中梳理了明代的印章，他认为“复古”是从文彭开始进行的：

明自文博士凿中央之窍，而家秦汉、人刀锥，帝且死矣。若夫敦古搜奇，挹华汰习，吾所心契于骊黄之外者，其在斯乎。^[2]

文彭凿破混沌，泄露天机，接续前贤，引领了明人摹古的篆刻热潮。何震是文彭的后继者，其影响遍布大江南北，其所传及私淑者大有其人。朱简对于文、何等人的印章也不是一味地信服：

我明德、靖之间，吴郡文寿承崛起复古，代兴者为吾乡何长卿，其应手处，卓有先民典型，而亦不无屈法。^[3]

他认为文彭和何震的印章，能得古人典型，也只是“百一亦有可观”。文彭朱文用杂篆，是“伧父面目”；而何震“板滞歪斜并作”，这类印章连元人都不如，更不用说与秦汉相较高下了。而文、何而后的印人，要么泥古，要么人云亦云，大树底下乘凉，

朱简自视为文彭的后继者，他所要追求的，就是沿着文彭打开的复古道路，继续深入下去，“敦古搜奇，挹华汰习”，发扬文彭的复古精神，传其正道，继续探索印章的真谛。

《印品·七集》中列举了大量的当时失败的印章例子，其中不乏为当时人所称道的张凤翼用印“张伯起氏”及被大量临摹的何震作品“金粟如来”“刘貽哲父”，还有满白文等。（图8）还有明人大量学习的鸟虫篆，朱简则评价：“印如此种，最为丑恶！”

附印亦出近日名手，所谓太巧则拙，太拘则板。偶而倡之，群而习之，犹北驰太行，日趋日远。微曰秦汉，求为宋元，不可得已。敢摘数章以当前轨，知我罪我，非所论也。^[4]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2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五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3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自序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[4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七集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

图8 当时印人失败印例

在《印品·五集》中，也临摹了大量的“国朝印章”即《印品·五集》，题名“复古”，附“国朝名人印”。关于国朝印的选择，朱简说道：

国朝印不敢以时名为去取，即寥廓之士，片章合轨，亟为收入，然而管窥蛙游，未得遍搜方家名迹，尚虚素册以请。^[1]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品·凡例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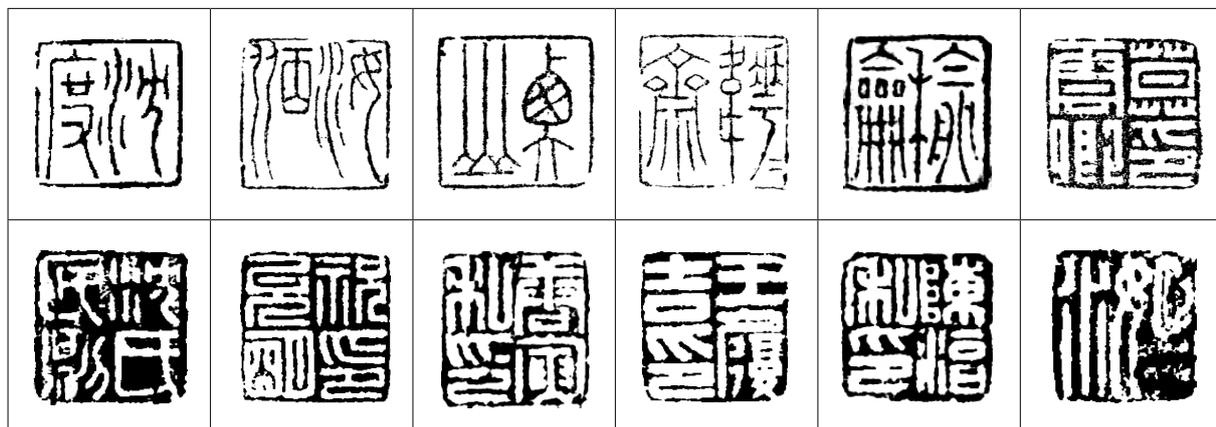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9 朱简临刻“国朝名人印”



图10 朱简临刻文彭印章

本集所收的印章，显然都是“合轨”的，即合乎法度、超然上乘的印作。有早于文彭者、文彭同期者，也有其后的后进者。摹刻自明初至万历时期的文人用印，有俞夔、张弼、沈度、祝枝山、唐伯虎、文徵明、王宠、黄姬水、莫是龙诸人用印12方（图9）；摹刻文彭、何震二人印章数量上则较多，其中文彭12方（图10），何震34方之多（图11）。到《印图》编集时，“明印”一节，摹刻“国朝名人印”、摹文彭印皆保留，摹何震印仅保留9方。这些印章中，各种文体皆备，且章法各异。

朱简对于“国朝印”的临摹和继承，是以“古法”作为参照的，并不是一味地照搬。他还有文字论述临摹之法：

岳珂跋米元章《临智永千文》云：“摹临两法本不同，摹帖如梓人作室，梁椽椳栴虽具准绳，而缔创既成，自有工拙；临帖如双鹤并翔青天，浮云浩荡万里，各随所至而息，宝晋盖进乎此者。”余谓临摹印章，当具此法。^[1]

临摹印章之法，“与古为徒”还是“与古为友”。摹古印，古印已在，法度已定，需要的是依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



图11-1 朱简临刻何震印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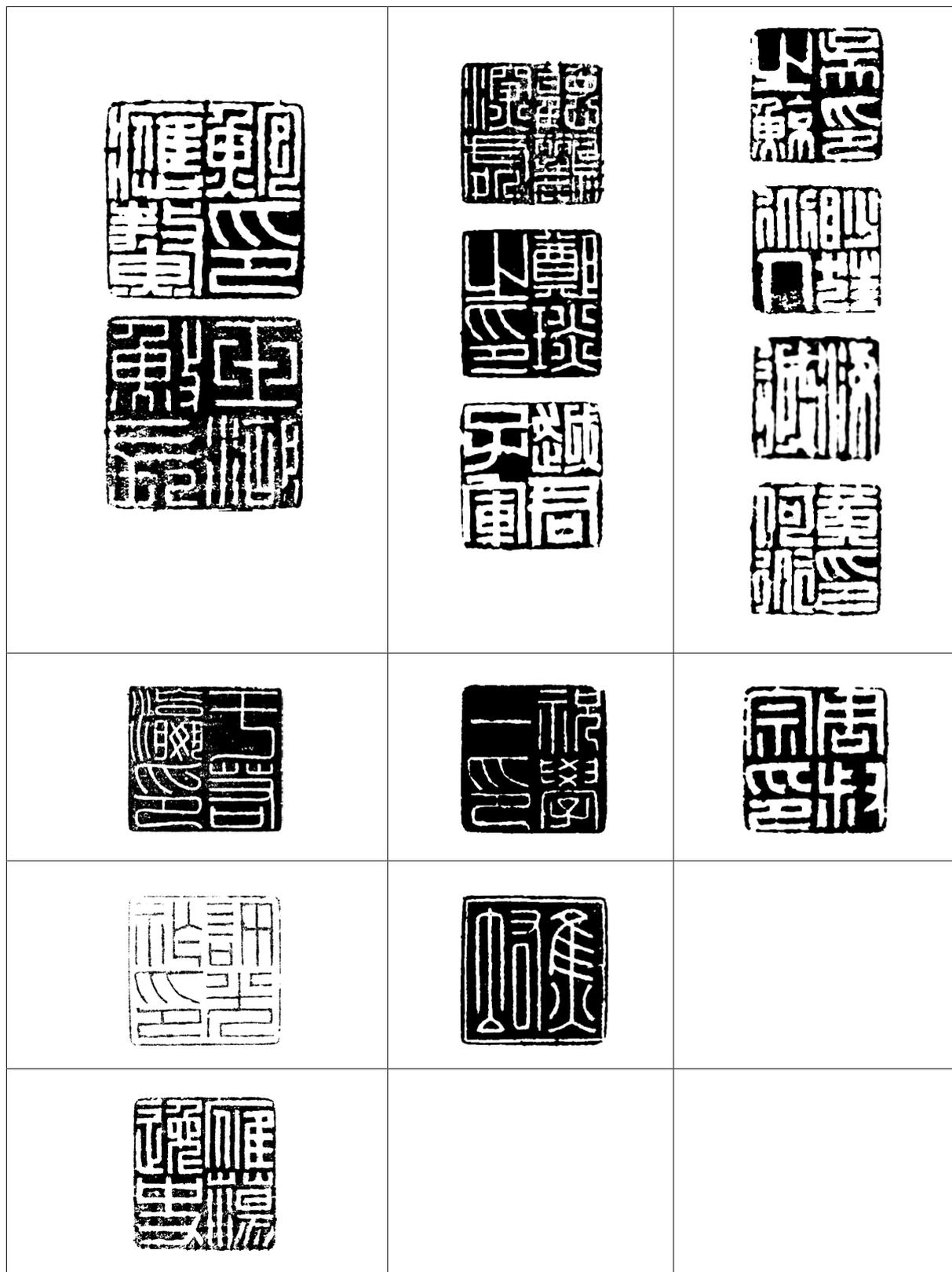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1-2 朱简临刻何震印章

“法”完成，而完成得如何，则是各人手段的问题；临古印，有点“与古为友”的味道，古印并不是绝对的标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趣进行取舍，不必一味地依样完成，如董其昌所言“哪吒太子拆骨还父拆肉还母”那般遗貌而取神。

因此朱简在临刻“国朝印”时，并不是非常忠实于原印，或多或少地进行了细节上的调整，或许这样才更符合朱简的审美和整理出来的印法。白文样式各异，接近印章朱文原接边者，朱简临摹时，皆离边。如文彭印章“文寿承氏”有多方，皆有笔画接边。朱简临摹时，笔画接边者，皆截去。再如张弼用印“汝弼”，原印上部接边笔画不少。我们再看朱简的临作，皆离边，只是钤盖印章时，印泥外溢，才形成了笔画搭边的状态。对于朱文的改造，这一点应当是从汉晋印章的古法而来，汉晋朱文鲜有接边者，即便是先秦印章，大多数印字也都离边。

对照《印图》可知，自《印品》完成之后，其印法已经趋于成熟，而且创作印章日渐增多，朱简并未继续临摹时人印章，而且在进行芟选，因此到《印图》编辑时，“国朝印”的数量变少了。

三、朱简的印章特征和禁忌

从《印品》到《印图》，完整地呈现了朱简篆刻学习到品评、临摹印章，整理印法及篆刻创作的过程，是其大半生的篆刻成果。前文多次提到，朱简印法从汉晋出，兼及先秦、宋元，并从明人篆刻中汲取营养，形成了他独特的取法来源。朱简整理印法，与其自己创作密切关联，较之其他印人，可谓晚明时期整理印法并遵照执行最好的实践者。

《印图》全面地保存了朱简篆刻创作的成果。（图12、图13）从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朱简印章创作的基本面貌，梳理出其印章作品的风格特征。朱简创作的印章分为两类，即“范古”和“范今”，主要以尺寸区分，兼顾印文内容。“范古”类，法从汉晋出，兼及先秦和近代，尺寸在寸



图12 朱简创作印章举例（范古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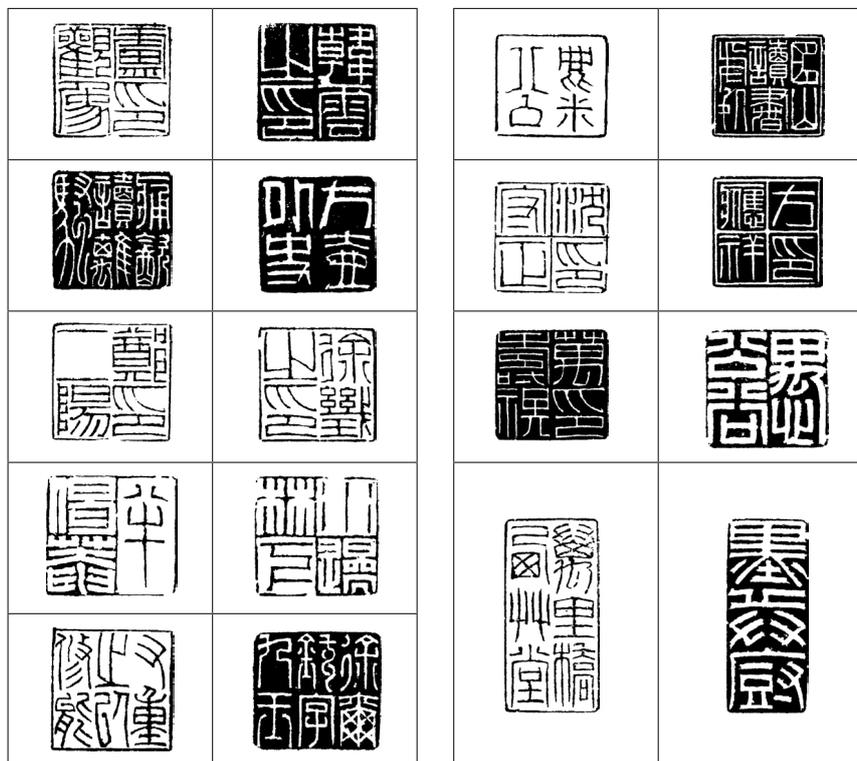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3 朱简创作印章举例(范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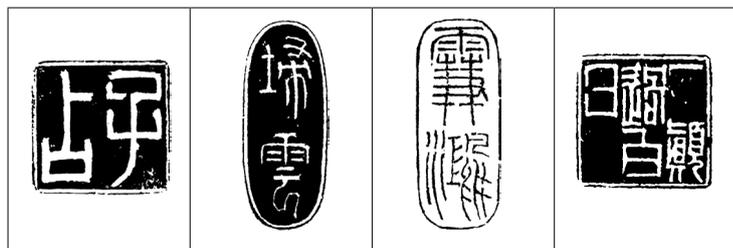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4 朱简创作印章举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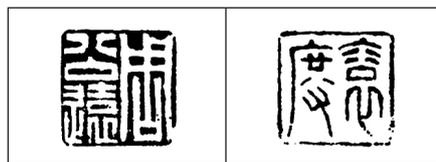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5 周公远/裕度
(注:周裕度,自公远,晚明“松江派”画家。)

内,主要刻姓名、字、典故及仿古官印;“范今”类,尺寸较大,多超过一寸,内容上则不仅范古类所能刻,还有“斋堂、别号、经书、成语”等。朱简刻印,从所存印谱来看,字数二到八字之间,其中二字、四字占绝大多数。

其中所呈现的朱简印章特征,是比较全面的。有全自古法而来的仿先秦小玺、汉晋印法而来的各种文体、各种章法的印章,这些印章普遍是比较精彩、比较成功的;有从今人法度而出的各类印章,这些印章尺寸较大,其中有些少字数特别是二字的印章,由于印文内容的原因,显得大而蠢,或是稍显空泛(图14)。

另外,朱简印章中,刻朱文绝不接边,印谱中偶有粘边者,是钤印时印泥溢出所致,并非原印如此。因此从这一点可以透过原印谱进行分辨。另外刻表字印,朱简有其禁忌:

又曰：“表字只用二字为正。近人或并姓氏于上，若作‘某甫’，古虽有此称，系他人美己，却不可入印。”按，古人字印必有姓，今不用姓，亦简省之法，或可从俗，而“氏”字在宋、元方有，亦非汉、晋、六朝法也。

表字印，用二字为好，因此朱简刻表字印，二字为主。古人字印有姓，可用，亦可不用（图15）；加“氏”字在宋元时期才有，不合汉晋六朝法，则不古，不用。朱简所说的这些情况，从元人到晚明的印章中普遍可见。我们来看朱简对创作印章，为他人所刻表字印，《印图》中绝无存者，可以看作朱简“字印”的禁忌。

堂室印始自唐人，地名散号始自元宋，近又有全用古人成语者，虽非古法，亦可旁通。江湖之号，牵涉之语，及科第世家名目入印，则不韵。^[1]

堂室印始自唐代有刻，明代文人、书画家多有堂室号，甚至一人会有多个堂室号，因此多有印章，朱简这类印章刻得也不少。地名散号类印章，朱简也有不少。古人亦有成语印，亦可刻。而江湖之号、牵涉附和之语，以及科第世家之类与入印，不雅，遂不可刻。这些都是朱简刻印的禁忌。至《印图》时，绝无入谱者。

三、结语

以上，以《印品》为基础，结合《印章要论》《印图》，来讨论朱简关于印章欣赏、篆刻技法的梳理，对“三代印”对考证、对玉印对认识、对明人印章对评价和临摹，及其最终形成的印章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。

在晚明印坛中，朱简是一个极特别的存在。他不仅篆刻实践出众，有《印品》《菌阁藏印》《印图》传世，无愧于“明代第一作手”的赞誉；他在印章理论方面的建树，从《印章要论》到《印经》，都显示了渊博的印学认识和开阔的眼界，影响其后的文人篆刻。对后世乃至当代的篆刻学习都有极大的影响。

因近期疫情影响，不能考察《菌阁藏印》原谱收印情况，对于本文的写作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另文中论述不妥处，请方家不吝指正。

（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学院2021级在读博士生）

[1] 明·朱简：《印章要论》，《印品》明万历刻钤印本。